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六十六回 論婚姻鬼計擅牢籠 謀家產瘋神猜計畫

卻說華夢庵喝了一口酒後，便向石時道：「你從十七歲上便到秦府裡去，你應該知道葉家和秦府裡的淵源。」石時道：「這個，我自然曉得。」夢庵道：「只怕祝春和蘧仙不明白呢，我講給你們聽。那葉冰山先生的夫人，便是文老先生的小姨子。當時袁太史膝下只有兩位千金，大的便是寶珠的孀母。嫁過來時，那袁太史還在，不過照舊給些妝奩，還望日後養個晚年之子，承襲家產。及至後來絕了望，便多給了小女兒帶去，所以葉冰山居然成了巨富。」祝春道：「當時文老先生怎麼便有這等忠厚？」夢庵道：「那時他也沒法。但是過了幾年，葉家反倒加上些利錢，送還了文老。」祝春道：「那冰山先生又怎麼有這等慷慨？」夢庵道：「那時節冰山也叫做沒法。」祝春道：「這話更把我糊塗死了。」夢庵笑笑，卻又喝了一大口酒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真是糊塗蟲，你不記得葉冰山是抄了家的麼？」祝春方才醒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原來如此。但是葉家被抄之後，雖然後來又把些田產發還過來，終究值不了多少。你說秦文給寶珠娶他的兩位小姐，為的是錢，這話我可不懂。」夢庵道：「若被別人娶了他兩位小姐，少不得添了兩家對頭出來，保不住有一日戳穿窗子，被人報復轉去。所以他便存個一網打盡的念頭，索性多給寶珠做了媳婦，豈不乾淨？如今因沈左襄又把個葉魁做了半子，葉太夫人也還活著，生恐疏不間親，將來和他算帳，所以趕快把個女兒穿插進去，大家又結上一層火熱的新親，那就反不過臉來。等待再過幾年，葉太夫人和沈左襄少不得多要久違的。不要說沒人和他算葉家的帳，便是沈左襄的遺產，也就到了葉魁的手裡。葉魁還是個孩子，瘦春也只得十八歲的人。你想，接管這兩份家產的，不派美雲，還派是誰？」祝春聽到這裡，不禁拍手道：「好作用！虧你能夠體貼出來。」蘧仙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咱們老丈人又不是個呆人，他向秦府求親，可不是正中那文老的下懷麼？」夢庵道：「這個正是棋逢敵手，才有這一著。那左襄先生也是個精明極頂的人，他正為著要刺探文老的隱秘，沒處著手，所以要求這一門子親，好從他大小姐手裡撈些頭緒，來和他理值。」石時笑道：「這個只怕未必。我家姊姊做了秦府的媳婦已經四年了。論我家姊姊的心計，也是個極精細的，卻從來不曾探到文老先生一些兒隱事。不要說家姊，便是我姊夫，從小兒在他膝下，卻也不知道他的行事。那位大小姐，雖然年紀長些，女孩子家更不留心到這些上面。聽我家姊說，我那位姻伯在家裡時，不拘什麼事，總不和人家商量，便是袁夫人面前，他也不肯多說。平日和人家往還些帳目，他也不教帳房裡記帳，只記在自己心裡罷了。所以家母舅常說，雖然替他們秦府裡管了這幾年帳，其實毫無一點兒頭緒。每年若照帳房的帳算起來時，每年收進來的房屋田產上的出息，總抵不過兩府裡的日用。不夠用時，只向萬豐銀號裡拿摺子去取。照那折子上看，足足已取了一百多萬，究竟萬豐裡自己有多少本，也無從窺探。不過照此看去，無論多少，也有一日取來用盡。若說取來的都是號裡盈餘，也未必有這許多，論理文老先生是個精明人，若說果真每年入不敷出，便該趕緊把家用收小，還怕來不及呢，怎麼又大興土木的起這東花園給孩子們玩？好像有錢太多了，只愁用不完似的。」蘧仙道：「大凡看得透世故的達者，總存個人壽幾何，及時行樂的高見。」夢庵笑道：「又是一個糊塗蟲來了。你只道這些舉動是文老的達觀，你可知道他卻有一種深心妙用在裡面呢。」祝春道：「這話我又不懂了。」夢庵道：「你們不知道秦府的家底，自然總看不透。我說給你聽：秦府裡自寶珠的曾祖下來，本沒有分過家。只有寶珠的姑母嫁與花占春的時候，那秦文勝公和陸太夫人都是愛憐少女的，便把家產提了四股之一，陪嫁過去。如今花家沒有後人，少不得連本帶利的還到秦家來了。」祝春笑道：「偏你專為替人家算這種因果帳。」夢庵道：「我還沒有講到正文呢，這不過順便提明一句罷了。當時敏老先生就想分過家。秦文因想自己膝下陪錢貨多，若就此分了，少不得自己吃虧，因便極力阻止了，直到如今也沒分。」蘧仙道：「一家子能夠數世同堂，也是個好景象。」夢庵道：「他一時間口裡雖說不要分，他心裡實在早存了個終究要分的主意。不過自己要多分呢，講不出這句話，所以放出些手段來，把公眾的錢盡先撈到自己身邊，然後再讓小輩們手裡分去。」祝春道：「他家的公眾錢，難道柳夫人不知道數目，怎麼便能任意撈向自己身邊去？」夢庵道：「正為柳夫人知道數目，所以才要放些手段呢。他起這兩所園子，便是他的手段。譬如，實在要用十萬時，他便放出二十萬帳。他又專會趨奉嫂子，知道柳夫人鐘愛婉香，他便時常討好兒，打些金銀首飾，做些衣服，交柳夫人賞給婉香。面子上說是愛憐外甥女兒，其實每打首飾時，必打五份，做衣服也是如此。婉香得了一份，自己的女兒各得一份。你想他這種算盤打得精也不精？」夢庵道：「如何？不是我嚼舌麼？依我估量起來，秦府裡的公眾錢，若是原有三百萬，每房該派一百萬的，如今還怕派不到十萬了呢。但是文老在日，我包他們不會分家。為什麼呢？現在正是他得心應手的時候，後望方殷。那一片萬豐銀號，便是文老變戲法的一條氈毯。你們不信，只往後看便了。」講到這裡，便自舉杯狂飲。正是：

解識深心賴明眼，莫因當局怪旁觀。